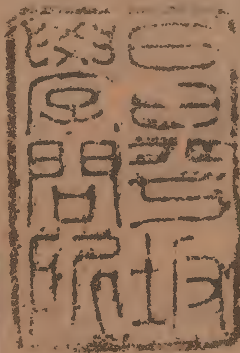


類編増廣類濱文集

百十四至百十九



内閣文庫			
三五函	一五冊	三四六三號	漢書類

内閣文庫			
三三函	二五冊	三四六三號	漢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63	
冊數		15 (13)	
函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類編增廣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四

戎卒文庫

奏議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瀦蓄雨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成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九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无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司与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

再論西京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无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司与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无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如恩深厚并利與民無所靳惜

所在其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无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
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
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三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
及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
乞朝廷軫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无告特差无干礙水部官重行軫量若
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黃河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置竭不繼
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切見左藏見給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
万略无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
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
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无從出矣而況於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
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復成熟雖京西陝西旱相接而一方之患
未為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
三万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方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必不可成

之功吏民切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
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
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
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与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
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
流緩則淤澱既无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
不免各立堤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无過二而能
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
廷幸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
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瞻然
更張果於遂非難於迁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
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
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万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營
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籍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
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真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

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漕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粟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防不与之爭正得漢賈誼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其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聽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與以比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无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无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收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无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

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呈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无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覬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本職亦不敢尽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滅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尺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万三千餘貫糧十
亡万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万餘東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削先了河事
後及經費祿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副
它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
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為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閔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決上流堤坊无復次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无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亦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洵二傳笑以為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為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群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与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

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无虜憂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頌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因莫大之役與不可成之功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先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无慮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為中国之懼遂欲罄竭民力道河東流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固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於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汧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艦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切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

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才分豈肯於天下因弊河朔災傷之後因數十万夫費數十万物料而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四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嶽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伏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元變而強生瘡痍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无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与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无所避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禄趙君錫出按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其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禄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辟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至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將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群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切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万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稍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稍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切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稍發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躡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為難得新法鹽錢雖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况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上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沒苦

財傷為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
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禄等以開河為不便則聚兵積梢草輕
脆稍經歲月化為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方一時收買價必
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
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
至厚位下力微切不自量再三與國論罪當万死不敢逃避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
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
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
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為言違背大臣則難為說而百禄等既還皆謂故
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
一言而決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効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
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為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
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孟河上每歲常重耳而都水監

句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為名欲因勢回河之
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切以為此輩類多小人
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
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
臣切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
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
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工開河
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
行實同兒戲昔縣堙洪水汨陳五行道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縣
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
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
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
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
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
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

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主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
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為衆人所疾亦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
出位而言正與兄某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
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己狂愚率易伏俟誅譴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
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
聞奏

類編增廣潁濱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四

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五

奏議

河患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
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
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切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為河北生靈
連歲災傷不宜輕有卒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
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率手相
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騁呼鼓舞以為二聖
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先能為惟減水河役迂延
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切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
鑒所臨要當也灑尺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早災為名權罷黃河候今
秋取旨大臣覆奏及罷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
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切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

全入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舛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治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是堤防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切幸其事因為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其者又大計閑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為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流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為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恃理決不可為而協力主張膠固為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遲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布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

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願望有不為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及將一道兵工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先言責冒昧納忠譏訥貴近罪合万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无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為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尚自貪祿怙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

結絕

設聞修河司妄奏大役略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方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堤轉不干礙官員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為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為迁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且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万一私覲功賞朝廷為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為之騷動万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昭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欲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

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延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修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鈔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釐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由狹葺意觀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略行開撥口地則此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案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无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橫堤平南望淤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止本京必致踈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

前寶寧探言北流深瀛汭之害以為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坊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隄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為患也故臣以為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并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湖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今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坊未完北流汙漫失於防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

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為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狀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効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為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為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坊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為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徒武強孫開近東舊河道具見畫圖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

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必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闕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流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為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圮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出衝制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効況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案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於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天之決已緣故道於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躋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

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攔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釃為二渠臣觀其用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夫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河清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發而東流當開其為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重去歲无害實由北流堤坊稍立之功則捐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眾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趙樹子進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

朝廷大臣未有實按行其地不可使以都水官吏為信也欲乞聖慈特選
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此外監
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
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并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
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窮
財賦不至枉費有豐是之漸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意允臣所請伏乞大急差官前
去定奪所貴夫役之前早見可不可不誤興役

論黃河軟堰劄子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 聖旨北流軟堰依
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切緣臣從來都堂聚
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
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
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
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

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
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蓋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為大害而數年
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黃河西岸
有鬪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即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
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
堤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東
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无利實亦有害也何者
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
緩即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
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
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喻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
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埽稱此
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埽壅遏北流不為穩
便即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埽埽皆不到地所稱機會
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二百五十步蓋北

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先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至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方全若行險徼倖乃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得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即是用河上諸婦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先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則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先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

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繆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二間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誤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臣此議付三司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二冒天威甘俟誅譴

工房畫一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

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承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為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為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復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為此命一行臣自度參假之後必不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某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承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切緣某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為然況某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台指揮乞未行下工部議參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卷終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十六

奏議

災變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為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竟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藉沒家產桎械生蠅虱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今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案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施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

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獨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奈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為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稅賦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飭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奏聞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切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憐飢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泛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拯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畫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飢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拯恤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太后土昭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不審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多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頃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

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陰亢
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
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群臣
不行入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
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
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辭正殿損
膳分命臣僚並走群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
幾有補万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一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
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聖心焦勞禱請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
以救飢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切惟古
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嗇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
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脩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
群臣臣恐九重之秘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

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
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朝會避正殿損常膳
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
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丹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
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
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官族得雨而復
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
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年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弊道路聖憂勞何所不至
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天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
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
故臣切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綏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燠秦之末世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

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切惟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責已凡所指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各安在臣聞商高宗雉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切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切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至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未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辨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切惟朝廷之意其殆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

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群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齟齬以吏事自効而已哉是以冒死獻言惟陛下裁擇

論冬溫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著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下陰陽理不至此謹按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折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

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
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
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
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字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
既具而有司當字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
許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為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
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南朝廷信之為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
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
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
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迂延不去此有罪不誅者四也知祥
符張亞之為官大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
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歐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為止本臺
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
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
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

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朴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
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
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三三人其他多老病之
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為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
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諭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諂
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
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枕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
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實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
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
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為御史中
丞舉為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牙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
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
得美官今又擢之秘書指日循例當得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
而受賞者二也張洵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為開封府司錄曾未數
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府推官意欲從

權即真也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韓維女婿即時擢為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很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太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且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三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

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糶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飢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自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申請譬畫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百十六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二十七

役法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 聖旨
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
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切料
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和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益
錢等事其害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伏臣有愚慮蓋朝廷
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
齊譬如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去藥消
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敵心
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為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
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
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
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

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役法之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默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疎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條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剩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為見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照寧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譬劃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脩完近見開封府奏聞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作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遞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右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舒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為朝廷已行之命降剴即行雖有妨礙更

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祿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確的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為冗長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撈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刺貧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詳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又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訟不必須爭訟紛紜為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論差役五事狀

臣近奏言三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 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重
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踈略差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
下近日已蒙 聖旨差韓維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請踈略差悞其事
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
知之故初立免役法句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人又以坊場
錢為重難酬將及以召募官貧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
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錢不易
支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割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
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
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二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
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聞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
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
例不許添價割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三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
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止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
或足或否而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
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
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
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

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為復却依舊法酬將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為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將衙前即未委召募官員軍資將校等押網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來科配即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並據見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之綱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斗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確的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

差鄉戶充役後來却用剩資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資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百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關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閔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為差雇代役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奏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牒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

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二三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去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切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迂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切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迷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役別有撻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為禁約深為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切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為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為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通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為招字眾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初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平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名為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湏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

今人戶久為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切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踈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險遠決為難守朝廷見議弃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即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

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

貼黃 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為邊費奪坊場錢差衙前以困民力臣切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三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放已逐一進呈施行臣切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跡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切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躰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躰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

類編類稿先生大全文集卷百十七

類編增廣類稿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奏議

役法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官請先論今昔差
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鄉差人戶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
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以至差定
州縣曹吏乞取不費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
則鄉差踈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
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
知其執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先破產
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
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
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
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
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

諸州衙前例得實者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切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无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舊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詳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即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敕應投名衙前並依舊与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召募法支雇食支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与免本戶身役不願

招募者速招人抵替

十月一日勅除
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招募未足去處躬親与當職官員同共詳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破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

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其投募長名之人並与免本名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頗已亦近人情只緣諸分未足見在鄉差則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為言即議改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等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雇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為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為將錢雇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无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為朝廷大法也今者

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雇之心无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
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无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万口
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吝言更得剩下之謗此
最立法之病也而况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
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納役錢人戶又湏取之他人收索之
間必不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
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
十八日敕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戶具令依舊候招募到
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与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
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别无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
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應募仍限指揮到日
即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雇役衙前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
官自有坊場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為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
以錢雇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惠之為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
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
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
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十九日勅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
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
錢為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
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
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損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
支用之餘收入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无知但見損下益上非
己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雇衙前錢數一定无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
入淨利者有減无增人戶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
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欲因增羨觀幸酬賞而已
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

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元封椿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為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為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廢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差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

差如元空閑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又元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縣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目非造簿別元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關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先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關每湏下縣覈實元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所謂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關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元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等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為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

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通法也臣切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畝處並雇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戶空閑湏及三畝今除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畝兩畝三畝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為雇縣役令戶空閑及得三畝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行不及三畝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縣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薄定差本等不足湏及次等又不足則遞僭那遂至下等縣役既先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即再差則上戶先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切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迁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之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勢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

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畝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雇不及一畝以上縣役令戶皆及三畝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雇法止於州役使畿內為戶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准備外盡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其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畝然後許雇即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畝通雇州縣役之為均也

元祐差役勅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湏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雇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雇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雇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為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其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囊費雖條約頗嚴然州

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雇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為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閑戶及与不及三番處並召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朝邑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雇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雇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雇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由差人數蓋

鄉村人戶素多不開書算不諸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徒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无投募手分人惟手分最為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外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關剩即從空同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析保明申戶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数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為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即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詳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相度合如何

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俾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七日送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為之至於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戶所憚以為重於衙門自熙寧以來並係雇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為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役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无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病事故无願授者又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為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算并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无他業不為手分亦將何為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无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論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為未便自今諸路相度以來略无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无可譬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

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為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切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无一人以為非者至於改募設為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眾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眾故臣願朝廷採此眾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切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眾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曉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俟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与大臣熟議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无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所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切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湏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切以此相質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渙无所措手今耕稼之民世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

業求無不應曰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如舊訪聞見今謹以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眾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它日必指以為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与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奏無漏落離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覈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切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究治實恐久遠為人所指以為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自蒙聖恩擢任執法即嘗自言其事以為他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籍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至此其非陛下勤恤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勅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論雇河夫不便劄子

臣切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崇差夫舊制為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為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今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一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

甲頃火災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為銀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他路既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鍔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則雖苛虐比舊法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夫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則河上日支二百以為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歛以傷民財也故眾議皆謂七百里以下与七百里以上人若係差夫則一人効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二萬貫省此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為之改法今創夷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与无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

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為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崔夫之法名為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崔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為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搥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為此哉且今河埽梢樁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切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寬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埽大破數目雖有官司先由稽考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入夫亦自難得名為和崔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處置關防所支崔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躉量所崔人夫有先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今歲修河夫人数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其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類編曾廣頌濱先生大全文集第百一十八

類編曾廣頌濱先生大全文集第百十九

奏議

故欠

再乞放積欠狀

切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 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先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切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即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澤旁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筆必無所得縱獲毫末先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責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

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 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發館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市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 勅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別无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是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与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鎖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若无

聊可哀矜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迂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為國深慮

乞放市易欠錢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与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其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无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舊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切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並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

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千五百戶二十七共
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百三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
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
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
當行者二也元豐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
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
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
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於見欠錢
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歲催及三萬
貫數中不過催口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
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下十人掌
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千餘人每人各置貽罵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
此一千餘人及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括括而
不惟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至家業
之人皆差人監家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更卒頑狡得
錢即充金即禁榜笞訊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譬劃則日被所苦者

不知其數也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
持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專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
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矣臣切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
一分以上日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
所得元筭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自日
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
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
深雖經責降尚切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
劄子二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惟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
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臺諫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右臣伏見 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
智親臨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弊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
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水之變不勝幸甚伏惟

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弃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弃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群下將用正人一時賢舊爭自託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耆期厭事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与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皆賢盡賢致長忘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風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紛逐去由是風化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帝聖德臨政未幾而以

言者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勿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與降旨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无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无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其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雍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无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自才名多為朝廷

羅氏其餘碌碌三元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論之不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則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升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信法度可略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矣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先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日太皇太后陛下聖訓垂簾以來每事慎重群臣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

而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必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既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无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一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先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先勿臣言則社稷之福也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二員內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不應條一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奏差誤今蘇轍孫升同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司諫侍御史監察御

臣等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二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切見後來所
用諫官如大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
朝官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即元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
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況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曾舉
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
官躡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躡
不便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
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
正言殿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二年以上人舉官
准此臣以詳上條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
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
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
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切惟前件三人惟同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

數年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
得被聖眷若非大臣建議或密有薦道陛下何緣知之切謂本臺所舉亦
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
若獨以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
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
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
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隨俛就
位而中外觀望不知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
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
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
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
何能發其然任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
吝有不當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令愚臣苟含之計使臣等

信口其說不勝幸甚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切見
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
關負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効惓惓以補萬一今日
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負闕不補中外疑惑
今六曹寺監雖復開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
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父關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
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
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
廷招求直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切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
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
力有不及則官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切見

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
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通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
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
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
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湏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
而獨於言事重於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
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
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
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以上
如縣人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
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地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

